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我 的 大 学

〔苏联〕高尔基　原著
韩凤珠　译写
范迎新　绘图

吉林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导　读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作品记述了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十六岁那年,他离乡背井到喀山去上大学。这个幻想破灭后,他不得不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力,同流浪汉接触,和形形色色的小市民,思想知识界人士交往;为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他又来到喀山附近的“红景村”,做了杂货铺的店伙计。在日常生活中,和一些农民交上了朋友。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并受到了富农们的迫害,被迫离开了红景村,离开了喀山,再一次远走他乡,寻求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新家园。

高尔基尽管没有进入正规大学,但他进了一所天地广阔的“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经历了精神发展的复杂道路,经受住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生的意义、对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目

录

一　初到喀山 …… 1
二　在学习和劳动中成长 …… 27
三　思考的痛苦 …… 41
四　面包房 …… 56
五　托尔斯泰主义者 …… 103
六　红景村的农民朋友 …… 118
七　乡村生活 …… 146
八　火烧杂货铺 …… 166
九　寻找新生活 …… 199

一　初到喀山

我下决心要去喀山大学学习了。①

我产生上大学这个念头，是受了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影响。他当时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阁楼上，因为常见我手里拿着书，就对我注意起来，于是我们彼此认识了。过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竟然说我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天生是为科学服务的！”他潇洒地甩动着一头长发，对我说。

我当时还不明白，就是一个家兔也可以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那时才不过十九岁，是个好心肠的青年。

① 时间大概在一八八七年夏末或秋天。

他热心地向我说明：各大学里正需要我这样的年青人。自然，也给我讲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①。他还说我去喀山以后，可以寄住在他的家里，过一个秋季和冬季，便可以读完中学的课程，然后“随便”去参加几场考试（他说的是“随便”），我就可以领到助学金上大学了。再经过五年的大学学习，我就变成一位“学者”啦。全部的学习过程就这么简单！我高兴地答应了他的邀请。

中学期考完毕，他就回家去了。过了两个星期，我跟着也动身了。

我的老外祖母给我送行，她那松弛的老脸皮上挂着泪珠。她边擦泪边对我说：“咱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这跑野了心的孩子呀，远走高飞了，我可是个活不久的人了！……”

我站在轮船上一直向她望着，外祖母站在码头边缘，

①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第一个大学者，著名诗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一手画十字，一手拿破披肩擦她的脸，擦她那双总是闪着无限慈爱光芒的黑眼睛。

这几年，我经常离开好心的老外祖母，甚至很少跟她见面。一想到这个骨肉相连、热情照顾我的亲人，当真要和我永别了，心中十分难过。轮船载着我远离了老外祖母，向喀山驶去。

我来到了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内的一间小屋里。叶夫列伊诺夫的妈妈带着两个儿子，靠一点可怜的抚恤金生活。她是一个很沉静的女人，灰色的眼睛里含着无可奈何的温良的顽强劲头儿，好像是一匹累得精疲力尽的母马在拉车上坡，明知自己拉不动了，可是依然拼命地往上拉。她曾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到喀山的目的。我便认真地向她讲出我计划好了的行动步骤，还说，经过这么一努力，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她叹息了一声，叫道："嗳！尼古拉！尼古拉……"便不再说什么了。

尼古拉很喜欢教我，每逢有机会，他就来给我灌输

一些生活必需的知识，我对他的话总是洗耳恭听。这位青年好汉，真诚无私地想“把我教导成人”，他也满有把握地答应要这样做。可惜他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来做到这一点。他为人轻佻和浮躁，不了解可怜的妈妈是怎样终日辛劳、煞费苦心地支撑着破败的家。他的弟弟既迟钝又沉闷，就更觉察不出了。我倒是早已乖觉地看出了这位主妇的那套复杂的厨房经济和化学戏法。她不但天天总得想法喂饱自家的两个孩子，而且还要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流浪儿。自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就跟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为了免得在她家吃闲饭，我开始想出去找点活干。我们住的小平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僻陋小街尽头的土岗上。平房的小墙临近一片长满密密层层的野草的火烧场。在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隆起一堆倒塌了的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我每天一大清早就跑出去，遇上刮风下雨，就暂时躲到那片火烧场的大地窖里。耳听着大雨

滂沱和狂风吼叫，闻够了死猫死狗的臭味，我才觉悟到：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要是当初我去波斯，也许比到这儿来还好些吧。饥饿和苦闷之中，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胡子的老法师，能叫每粒谷子长成苹果那样大，能叫每个土豆长到一普特① 重，总之，我为了这大地，为了像我一样的走投无路的穷人，幻想出了不少为民造福的好事情。这些幻想对我很有好处，我不期待别人的帮助和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磨练得顽强起来，觉得自己越发坚强，甚至越发聪明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不断反抗中成长起来的。这个大地窖我终生难忘，这是我所上的大学中的第一所大学。

为了糊口，我常跑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去，在那里劳作一天还可以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钱。在那些装卸工、流浪人和无赖汉们中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块

① 一普特合 [illegible] 公斤。

生铁投入了烧红的炉火里一样，每天都给我留下许多既强烈又深刻的印象。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对世界的一切敢于敌视嘲笑，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乐观态度。我的生活经历使我很容易和他们接近，愿意加入到他们那个厉害泼辣的圈子里去。想到我曾经读过的勃来特·哈特① 的作品和许多“低级趣味”的小说，就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有个职业小偷巴什金，原先是师范学校的学生，现在是一个受尽折磨并且患了肺病的人。他的头发是棕黄色的，矮小的身体像猫似的轻快机灵。他以教师和保护人的态度对待我，诚心诚意盼望我将来能够有点成就并且获得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爱读《基度山伯爵》②。

“这本书中有目的，有激情。”他这样说。

---

① 勃来特·哈特（Bret Harte，1836—1902）美国小说家。

② 《基度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的作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他喜欢女人，经常津津有味、兴趣横生地谈论女人。他还很会讲故事，毫不费力地就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不幸爱情的哀婉动人的小调。他所编的小调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各个城市。

有一个仪表端庄、穿着阔绰、有音乐演奏家一样纤巧的手指，而行迹诡秘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在城郊造船区开了一间小店铺，门面上挂着“钟表店”的招牌，暗地里却买卖盗窃来的黑货。不过，他对我却很好。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学偷东西这玩意儿！”他一面庄重地抚摸他那斑白的胡须，一面眯起眼睛对我说，“依我看，你不会走这条路，你是个重精神生活的人。”

“什么叫重精神生活？”

“啊，重精神生活的人没有羡慕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说我是不确切的，因为我对好多人和事都羡慕过，巴什金那种用奇特的诗歌般的声调、出人意外的比喻和表达方法讲话的本领，就使我羡慕。

我也羡慕过特鲁索夫，他能有声有色地讲述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尖刻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悄悄地讲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当皇帝真是个能手！"在小说里常有一种"坏人"，这种"坏人"每到小说末尾，竟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突然变成胸襟宽大的英雄人物了。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这类"坏人"。

每当遇到闷热的夜晚，人们就会渡过喀山河，坐在对岸草地上的矮树林里，边吃边喝，边交谈各人的心事。多半是讲生活的复杂啦，奇特的人事纠葛啦，特别爱谈的是女人问题。当他们谈起女人时，是那么怨恨、悲伤，却很动人。在星光惨淡的黑夜，我曾经跟他们一块儿躺在长满河柳树的洼地里，度过了两三个闷热的夜晚。船上的桅灯，岸上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灯光形成了一簇簇的火球和火网。水手们在驳船上拼命喊叫，远处传来什么人用锤子敲着铁板、拉着长音的凄凉歌唱，排遣着不绝如缕的忧思，使人们的心头添上一点淡淡的哀愁。



他们在矮树林里或坐或躺，吸着卷烟，偶尔喝上一杯伏特加或啤酒，交谈着各人的心事，思考着生活，可几乎谁也顾不得听谁的。谈着谈着就回忆起许多往事。

“啊，我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在黑暗中紧趴在地面上的一个人说。

听完了他的故事，人们都一致表示：

“常见这类事啊，都是常见的……”

“见过”，“这是常见的”，“见过不少遍啦”，——听着这些话使人更觉哀愁，我觉得今天夜里人们已经走到了生活的尽头，好像一切都已经见过，以后再不会有什么新鲜事了。

这种感觉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疏远起来，不过，我仍然很喜欢他们。当我想向上爬和进大学念书的幻想碰壁以后，我就更想去跟他们接近了。遇到饿肚子、受气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本事去侵犯“神圣的私有制”或者去干其他种种罪行；可是青年人的浪漫主义不许我脱离我应走的道路。我在那个时候除了读小说外，

还读过不少很正派的好书，这些书鼓励我去追求那种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却比我已经见过的一切具有更重大意义的事物。

这时期我又认识了几个新朋友，有一些中学生常到叶夫列伊诺夫住宅旁边的空场上来玩击木① 游戏。一个名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老是那么快快乐乐，玩起来很灵巧，谈起话来很俏皮，从他那儿我获得了一些新思想。他很穷，穿得很不好，但他有着挺拔的身材，并且动作敏捷。他有敏锐的听觉，对音乐有极高的鉴赏力，也很爱好音乐，能够像艺人一样很优美地弹古丝理琴，弹三弦琴，拉手风琴，他身上真像是包藏着多种天才的幼芽。生活中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舒适的，使他感到极大的欢乐，他简直像满地飞窜的花炮似的跳来跳去。我很喜欢他，喜欢他那豪放

① 俄罗斯人常玩的一种游戏，画地为城，把几根短木棍竖立方城内，用木棍远远打去，以打出城外的短木棍多少决胜负。

的性格和大手大脚的粗率作风，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听说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就劝我去跟他住在一起，并且劝我准备去做乡村小学教师。于是，我就到这个有趣的怪地方——“马鲁索夫长”大杂院里来住了。可能有多少代的喀山大学生全很熟悉这个大杂院。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所破旧的大房屋，古里住在从走廊通到阁楼去的楼梯底下，那儿放着他的一张木板床，走廊尽头的窗子旁边摆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走廊通着三个房间，两间住着妓女，一间里住的是一个患肺病的大学生，数学家，个子又高又瘦，样子怪可怕的，满头满脸生着红色的硬毛，用肮脏的衣片勉强遮着身子。从衣服的破绽里裸露出挺可怕的青黢黢的皮肤和瘦嶙嶙的肋骨。他黑天白日地画呀、算呀，还不断低声吭吭哧哧地咳嗽。妓女们都怕他，说他是疯子，可是又可怜他，常常在他的门口偷偷丢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他就像一匹累坏了的马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把这一包包的东西从地

上捡回去。如果妓女们忘了或因什么缘故不能给他送礼物，他就打开房门，沙哑着嗓子向走廊里喊：

“面包！”

在他那深陷的眼珠里，闪耀着一种自命不凡的狂人的高傲神气。偶尔有一个罗锅儿的小怪物来看他，他俩紧紧关起房门，默坐上几个钟头，只有一次在深夜中，这位数学家沙哑的怒吼声把我吓醒了：

“依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哼！是老鼠笼子，哼！监狱！”

瘸腿的罗锅儿尖声哧哧地笑，反复不断地说着一句难懂的话，可是数学家突然高声叫道：

“王八蛋！滚！”

这位客人被赶到走廊上，气呼呼地尖声叫骂。这时候细高个儿的数学家站在门口，样子凶狠地沙哑着嗓子喊叫：

“殴几里得是个大傻瓜！大傻——瓜……我敢说，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他猛然把房门一关，震得他屋里有什么东西“喀啦”一声掉了下来。

这以后不久，我听说他原打算从数学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没等他做成这件事，就先死了。

古里在一个印刷厂里做报纸的夜班校对员，每夜挣十一个戈比。如果我不能做工挣钱，我俩一天就只能维持半饱。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做工，因为我要学习。我正硬着头皮钻研各门学科，那些挺死板的语法格式尤使我苦恼。好在不久我已明白，学习这些东西对我未免“过早”了。即使我真取得了当乡村教师的资格，因为我年纪太小，也绝不会得到教师职位的。

我跟古里睡一张床，我黑夜睡，他白天睡。清晨，当他带着一身疲倦下班归来时，我就跑到小饭馆里去买开水（当然，我们自己是没有茶炊的）。随后我俩就坐在窗下啃着面包喝茶。古里讲报纸上的新闻给我听，朗读那位笔名为“红色多米诺”的酒鬼的小品文作家的滑稽打油诗。古里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奇，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